



## 含義

正

自從金禧學校財政事件被揭發及裁定後，表面上已得到解決；但實際上，新的校長、新的校政和新的學期，並未帶給金禧同學一個重新正常生活，反而換來的是一連串的高壓政策、分化政策以及不平等的待遇。整間學校滿溢着緊張的氣氛。這種緊張氣氛，完全是校方一手造成，使同學受到不必要的困擾。

前金禧校長梁潔芬修女成了教會的代罪羔羊後，校長關慧賢女士接過手，推行了新校政，採取高壓及反教育政策：解散舊有學生會；分隔新舊學生的交往，挑撥同學間的團結精神；阻止中一同學參加全校性活動；剝削學生一向的正常課外活動；對活動小組諸多限制，如縮短學生留校時間，出入校門需具備學生證等；校長更拒絕接見學生、對學生動輒錄音、影相及秘密搜書包等。簡直數之不盡，金禧的同學們，就像在極權政府生活下的受害者，失卻了言論及活動的自由。試問在這所謂民主的香港法治下，可能夠容忍如此不民主和野蠻的行為？正曰：「此風不可長也！」校方除了對學生的壓迫外，更有對教師的不合理措施及實行官僚及報復式的行政和教育方針（可參考「我們的話」一文）。

新的校政，很容易使人看得出這是一種分化及壓制手段，慕僑會參與去年罷課的中二至中四同學和新入的中一同學分隔開來，破壞新舊同學的團結合作，更儘量使新舊教師不融，在校內製造藉口警告舊老師，以採取報復行動。校方為什麼在揭發財政事件後仍要控制學生活動、禁制老師與同學們的正常交往，莫非校內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醜聞未被人所披露？又或者這純粹是報復當年揭發校方財政問題的一連串行動那麼簡單？

一明顯的事例，說明了校方卑鄙的行為，亂扣師生的政治帽子：劉子濂老師自認受關慧賢校長唆擺而作出一不負責任的行動，向報界發表了一封匿名信，提及與校方對峙的教師當中有「革馬盟」份子，這完全是埋沒良心的做法，幸好劉老師良心發現，公開了此事，使我們得以明白，一方面教師背後全無政治組織撐腰，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校方的用意，是用此卑鄙行動誣告陷害那班正義的老師們，藉此破壞他們在輿論界的形象，蒙騙社會人士，歪曲事實，不

擇手段以其達到目的。既然關校長能作出如此令人齒慄的行為，更極有可能誇大其詞，說受同學們圍困及辱罵，欲藉此開除那班「圍困」她的學生而已。劉子濂老師更透露校監的話，意思為「我在等待亂子出現，他們將會被解僱。」從這點來看，校方一直已有意思排除這一班有正義感、不怕強權勢力、不向極權低頭的老師們，與他們硬碰硬，只不過時機未成熟而已。可能校方一直在計劃如何趕走他們的眼中釘，採取有系統的壓迫手段，企圖令這班老師再站出來說話而藉詞妨礙學生學業將他們解僱，而實際上，這次封校行動，無形中是除去他們的心腹大患，他們是否就可以飲得杯落呢？沒有這般容易！大專同學們已站出來，維護正義、主持公道，使這班扼殺民主自由的人不寒而慄，使輿論界大大醒覺，看出事件真相，判決孰是孰非。

至於教育司署方面，自去年金禧學生罷課事件開始，就一直注意金禧同學的行動，與校方經常保持聯絡（關校長自己承認的），這就使人懷疑金禧師生所受的待遇是否教署的意思，假定確有此舉，則很明顯地說明教署恐怕學生再度團結起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們的利益，或恐怕學生們再度揭發不可告人的校內和教會內問題，如果被揭發後，可能引至港府與教會在香港之利益有所動搖，所以財政事件只是從輕法落，輕輕帶過算了。就這樣，教署一直在監視着金禧情況，直至最近，教署公開聲明全力支持校方，事前只是聽校方一面之詞，沒有和老師們和同學們商量，及後，教署在第二次公開發言時便是封校的消息，還聲言這次行動是經過慎重考慮而作出的決定，並不草率，如果相信他的話，教署必然是深謀遠慮，很早已有所決定，封校是最後的殺手鐮，否則絕對不可能在短短一兩天之內能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若果他們否定此事，則此次行動便流於衝動，過於草率了。

教署今次如此全力支持校方，可能是恐怕是次金禧同學若能成功，以後便有先例可稽，其他學界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用同一手法來對付政府。難道政府部門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醜聞未被人揭發？封校這一招，可說是教署最後的一招，披羊皮的老虎，終於露出猙獰的面孔來，用官威欲以嚇倒那班正義的金禧師生們，但事實擺在眼前，金禧師生是不畏強權的威嚇，他們為正義而奮鬥。

封校可說是教署最高的一招，也是最低的一招。高招者，一方面可將金禧學校以往一場胡塗的財政問題完全毀滅，他人無可追究，另一方面，可藉此解

## 星星之火

## 社論

金禧事件發展到現在已經有整整的一年了。這些從敏財事件之後所引發起一連串問題、續約、罷課、封校等，都需要我們去作出一個公允的判斷。在孰是孰非的問題上，總是需要有一個交代的。

我們認為一個有啟發性的中學教育，對學生的生理及心理成長、社會責任的醒覺等都起着莫大作用。正當金禧師生剛踏上這條大路的梯級之時，發生這一連串嚴重影響學生正常學習的事件，委實是一件可憾之事；而某些「社會人士」所表現之酸葡萄心理亦是要不得的。誠然，有些人認為事情發展到現在，大家的情緒都受到波動，或者會有些不理智的行為出現；不過，我們要求大家往問題的徵結處去想，不要純從一些「假和平主義」、「假客觀中立」等角度去考慮問題，所以我們極力支持金禧師生的合理要求。其次在金禧同學決定返校上課，事情已可解決之際，教署所作出「形式上封閉金禧」的決定，我們表示可惜。這只是一種舊酒新瓶的掩眼法，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令處境僵化下去。

我們熱切希望各有關人士，包括師生、教署、校方及教會能夠摒棄一切成見及情緒因素，先行使金禧學生儘快恢復正常學習生活，然後冷靜地坐下來商訂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並要求調查清楚敏財和整件事實真相，予以公開發表，更希望社會上各正義人士，能夠站出來，發出你們正義的呼聲。而作為大學生，醫學生的我們，應多

關心金禧事件的發展，除了支持他們之外，並深入地探討分析甚麼才是一個理想的中學教育、中學教育的目的為何！鴨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最後，謹向金禧師生的敢於堅持正義的精神致以最高敬禮，願金禧精神永存！

根據最新消息，立法局已於十六日全體通過支持教署封校的決定，港督並委任以我們黃麗松校長為首的一個三人委員會調查此事，於八月前作出報告，以防止以後再有類似今次金禧事件發生云云。

在多方抨擊教署封校行動之際，港府高官階層不經調查便一致支持教署。這對一個殖民政府而言，原是不足為怪的，但卻極難難使人信服！

而這個調查委員會之成立，目的是研究有何等方法防止此後再有類似事件的發生，而與我們所要求的「澈查事件真相」的原意相違背。由此可見，政府有意掩人耳目，漁目混珠，藉此分散大眾注意力。更甚者，在下學期開始，將極可能在各官津學校出現一套全新措施，以管制學生認識校內一切和關心社會，到時的情況，真是不堪設想。

胡振中主教在今次事件中，完全沒有做到他應做的調解人的責任，反而對在天主教前靜坐數晝夜的師生不見不聞，後來才勉強委出四個代表去接見師生代表，卻未能有所貢獻，反而背裏支持教署封校的決定。我們對胡主教的表現，極感不滿及憤慨！

僱那十六名罷課老師；自動升班，可將參與罷課的中五學生促促撤離學校；新的德蘭中學當然有它新的校政，此校政是否比金禧的舊高壓校政更加高壓呢，就不宣了。低招者，就是教署露出了狐狸的尾巴，狼狽的惡爪，表明了它壓迫教育事業的立場，禁止學生的言論自由，妨礙學生對周圍事物的認識，使香港不能採取全面式教育，學生只有填鴨般的去認識課本知識，對世界大事或切身問題莫不關心，這正是教署所夢寐以求的。

由此事發展，更可看出教署一心一意扼殺香港青年學生的真正全面教育。

更不惜用一切方法來妨礙年青一代對自己的將來和週圍事物的關心。現在行政局的決定更將使用全力鎮壓的目的表露無遺。

在高壓政策下過其痛苦的學校生活，使純真的學校生活蒙上獨裁的陰影。所以說金禧事件是關乎整個香港教育的問題而非個別事件。

儘管行政局決定繼續壓制同樣事情的發生，勝利永遠是站在公理的一方！起來吧！我們要為正義作一場公平的奮鬥；為金禧師生，為香港教育，我們是義不容辭的。來，拿出我們一顆沸騰的心，為公理奮鬥到底。

# ——從一些官人名言說起

——榮——

教署處理教育司許瑜先生日前指出，雖然無表面證據，但他個人認為，一羣十五、六歲之中學生，決不可能做出靜坐及罷課等行動，故其後必然有人煽動。

小弟對於許先生之真知卓見，不敢置評，（恐其又再憑其精妙之推理，入吾以罪也）。但可喜可賀者，則許先生非警署人員也。

許氏於封閉金禧中學時又表示，其決定乃基於要使本港之「一般教育」得以正常進行，同時亦以該校學生之「長遠利益」計。最後他更把整件事情之責任推諸「一羣學生在不負責任之成年人影響下以致誤入歧途之不良行為所致」。

許先生之解釋，其中意義深長，故未經細加咀嚼，是不容易察覺其中精妙之處的。許先生整個解釋，驟眼看來，悅耳動聽，但其中深遠處，當不只此，小弟身為寫稿佬，當有義不容辭之責任加以闡明。許大官人心目中之本港一般教育，乃一向之殖民地教育是也。其特色在於整個教育制度乃基於發展社會經濟為原則，因此學校除了給予學生書本上之智識，使其他日能夠為社會作出其「貢獻」之外，其他一切課外活動，德育之灌輸等，皆一一反對（因為此等行動對於教育所下之投資，均不合化算）。願為了維持此等方式之教育得以繼續進行，靜坐和罷課等事（無論是否溫和或為了合理之要求），皆為不可原諒之事情。就日前高級助理教育司林達鑾亦謂此風（罷課和搞學生運動）不可長，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可見教署對此等活動不問情由便去壓制之橫暴態度，其實星星之火，不在於多事之學生，不在於多事之師長，乃在於不合理之現象；不平則鳴，乃為正常之反應。如果要制止火勢蔓延，應循正常途徑，徹查事件真相，而不應不問情由而以鐵腕政策來鎮壓。這樣，只會使事情更加惡化，而燎原之趨勢更為不可避免。

致於學生之長遠利益一詞，因為其內容極為廣泛，而小弟又未敢誇口有許先生之精湛推理頭腦，故不便在此猜測。但以個人愚見，如果教育是以德、智、體、羣美為目標之話，則學生之長遠

利益應該是有正常之身心發展，正常之學校生活纔是。這樣不平等的高壓手段迫害，試問對一羣十五、六歲之少女，扼殺其身心之發展，對其又有何利益可言？

致於許氏認為是次事件乃由於一羣學生在不負責任之成年人影響下以致誤入歧途之不良行為。本人認為在無表面證據之情況下，不應如此武斷。再者，教育司署在處理整件事務過程中，亦頗表現不出成年人處事之作風。

**The 'Gap' between Schooling and Education**  
by Bill Lowe extracted from the Hong Kong Standard 14th May 1978

In terms of real cause, rather than superficial symptoms, I think it can be emphatically stated that the troubles lie in the gap between schooling and education.

There is however, an even widening gap between those who talk about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terms of school, the classroom and the examination, and those who get all this as outdated and talk of de-schooling possibilities, good student-teacher interaction, and the freedom for unrestricted learning.

To a great extent, those teachers were successful in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become involved in the world around them—not in the restricted 'teacher says we have to do this project' sense, but in a freer enquiring way.

The conflict is one of rights in the student (and not a few teachers) insisting upon their right to have their questions answered, and the present principal insisting upon her right to govern without being questioned by those whom she sees as being in a subordinated position. The principal claimed that she had been surrounded and abused, but it could be that students simply asked her direct questions and demanded answers.

What authority called 'polite' was really subservient.

The principal, to expect humble and unquestioning obedience from today's young people is to expect the clock to be turned back.

Demonstrations and sit-ins upset routine schooling, but may be necessary sometimes in course of education.

In seeking a solution, we should not be misled by platitudinous claphap about 'Left Wing Influence' such talk is to scare public opinion into seeking evil where there is no.



## 我們的看法

對於教署封閉金禧中學一事，我們初步的意見如下：

①新的德蘭中學，極可能和原本的金禧中學一樣，只是少了那十六位為校方和教署不滿的教師。其實這是變相開除教師。我覺得學校要有紀律，這是無可置疑的。但這並不是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見。教署在今次事件中，完全沒有聽取師生方面的意見，就作出此決定，是完全蔑視民主精神的做法。

②教署在事件大有轉機時刻，急速地作此決定，是害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達鑾語）。他們害怕金禧師生所帶出的民主精神，能引起更多人的醒覺。此一次是殺一警百的行動，這其實不單是金禧同學的事，而是每個要求民主人士的事。

對於教會在金禧事件中的角色，我們的意見如下：

①「天主教的特有任務，仍在學校團體中造就富有福音的氣氛。」（梵二：教育宣言），我們覺得以往的金禧中學比較接近這宣言所說及的理想天主教學校。

②「在過去數月內……本人（關慧賢）經常與教育司署的人員聯絡，對於曾威嚇團因本人及副校長之學生，所採取之行動，實已獲得教育司署之充份支持。」（公教報五月四日）教育司署與教會學校的合作無間，在教會來說，究竟是禍是福？為社會來說，這是正常現象？

③關慧賢校長屢次表示今次處罰學生，做一種愛的表現，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金禧學生及老師覺得這些處罰是「愛」，究竟天主教徒有多少次用「愛」為理由，做一些自己覺得對的事呢？

金禧事件發生已很久了，我們不知有多少天主教徒關心此事；港大的五百多天主教徒啊！現在已不再是沉默的時候了！

天主教徒

伍兆佳（醫三）

李寶雄（文三）

凌自強（工一）

余德新（醫五）

## 如果有這樣的一天 ——一校友

一九七六年的一次週會中，前任校長梁潔芬修女親自將會章交予兩位學生會主席，而學生會便在莊嚴而熱烈的氣氛下，在同學興奮甚至激動的心情下，宣告正式成立了。

此後，學校裏一切的課外活動，總少不了學生會的份兒；活動接二連三的推出，一個比一個更有聲色。學生會的成員，包括了金禧每一位同學，學生會的幹事、主席，是由每班同學所選出的代表所組成；在這些民主過程中，同學的意見、同學的決定是最終的，而這正是金禧學生會的宗旨，為同學服務，就是金禧學生會的目的。

透過了林林種種的活動：朗誦、戲劇、舞蹈、音樂等等的比賽，同學把握了機會，通過籌備、參予、幫助、大大加強了學習、豐富了體驗；我們學會了「合作」、「互助」、「團結」，在一片忙碌與熱鬧的氣氛中，淚水與歡笑的夾雜下，我們上着人生裏寶貴的一課。

學生會的工作也是有效率的：不論是比賽的次序、台上的燈光、老師評判、大會司儀……無不安排得井井有條；一次七百多人的全校往烏溪沙露營，也在同學的努力工作下，成功地實現了……凡此種種？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成果！

學生會長出枝葉了，但同學盼望的是一個茂林，我們期待的是一個完美的學生會。可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的名詞，便漠然地將這個成果，心願打破了。同學一次又一次的要求，珍惜着過去的努力，緬懷着惜日的成果，我們心底裏熱切的希望看見學生會的重組。然冷漠的心始終不為所動，不成理由的「理由」作為拖延政策的後盾；就是這樣，一個學期快過去了，我們的學生會還是杳無音訊。

看見了今年音樂比賽的混亂、散漫，過去的一切又重現眼前。

多年的心血，眼看快長出果實來了，卻被無情之手毀於一旦。但，如果有這樣的一天，我們願意再翻土、再下種、再灌溉、再去期待那綠枝的重現。

如果有這樣的一天。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學苑等八個組織出版的金禧事件特刊。

